

副刊

天鹅

婆婆的心意

□安石榴

主编:文天心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那一年的丁香花



1984年,也就是41年前的春天,大庆石化派去的大客车把我们这些学徒从县城接到了位于龙凤区的炼油厂。车到“倒班楼”下,我首先看到的是一树树绽放的丁香。丁香花浓密而热烈,为这个季节而开放,也为我们这些“新人”的到来而开放。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丁香,内心顿时升起一些欣喜、一些畅想……望着眼前这四层楼的灰色建筑,想到今晚我就住这里了,有丁香花的陪伴,梦里也会充满春天的气息吧。

接下来的几天,在飞扬的柳絮中,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参观了炼油厂的每一套装置、每一个车间:一套常减压、铂重整、延迟焦化、加氢、合成、压缩、气体分馏……这些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懂一点化学的人知道,这些名字都与化学有关。当时,我可能忘记了这些装置的名称,但我惊奇地发现,厂区的道路两旁,也种植着茂密的丁香,粉红的花瓣里,似乎有青春的血液在流淌,也像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激情,既含蓄又奔放。面对高耸的炼塔,纵横的管线、轰鸣的装置,飘散着油味的厂区,我多么渴望早一点进入生产车间、早一点成为一名合格的操作工。然而,命运似乎和我内心的想法背道而驰,我没有进入生产车间,而是被分到了化验车间。化验车间是炼油厂女工最多的地方,每天与分析仪器、玻璃试管、瓶罐打交道。说心里话,我真不想去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地方。

初次来到化验室,发现这里的房前屋后也生长一排排的丁香!难道龙凤的土地特别适合丁香生长?难道丁香花特别需要这片土地的滋养?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1962年建成炼油厂,是这里的生产装置把石油变成汽油、煤油、柴油……厂区的周围好像老是弥漫着一股油味儿,这“油味”时常被宣传部门的同志描写成“阵阵油香”……是啊,从走进龙凤的第一天起,我就感觉到了一股奇特的“香”!说心里话,这股香气是有一点呛人的!因为浓密,因为怒放,因为丁香花总是幽幽暗暗地摇荡……那一年,我19岁,体重62公斤,瘦瘦的身材,像某一棵树的枝条。

回忆那一年的丁香,那一年的我们,像一张清晰的照片,又像一部怀旧的影像,飘忽在上下班的道路上,飘忽在每一个操作室门前的草地上。据说,炼油厂职工总数有6300人,加上化纤厂、机械厂的职工,每天会有多少人进出厂区啊。那时,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每天出入厂的车流真是壮观,成百上千辆自行车行驶在上下班的路上,那是车的河流,它们从每个车间、每个岗位汇聚在一起,又流向每一个楼区,每一个家庭。雨季来临,人们头顶的雨伞,像一朵朵水灵灵的野花,在雨水里漂浮……

我穿着化验工人特有的白色工装,像一阵清风,又像从太阳上采撷了一缕光亮,每天都像踩着音符走路。零点班的清晨,我会和几名女工到化验室的院子

有一次婆婆的手弄破了,缝了两针。听起来只有两针,好像没啥要紧,其实,在手指肚上缝两针,伤得挺厉害了。婆婆没跟我说,自己扛着。吃饭怎么办呢?她指挥她的母亲——我九十岁的姥姥婆操作,洗菜切菜什么的。那时候两个人加起来超过一百五十岁了。这样过了几天我终于知道了,回去给她们两人做饭,还埋怨了婆婆,大意是有事儿了,不必如此要强什么的,我乐意帮助你。她安静地听了一阵儿,可能感受到我真的生气了,笑着解释了两句,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是也这样吗?我停下手中的活计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有一点儿感伤,也有一点儿惊异:惺惺相惜?这是女人之间才有的理解力吧。

说起来,我和婆婆不是十分亲密,这和我们各自的性格相关。却也没有冲突,这一点是肯定的。我倒是和姥姥婆特别亲密,从见到她的第一面时起就亲密了,天然的缘分吧。姥姥婆给我带了三年孩子,她在我家也十分开心。

姥姥婆去世之后,我非常想念她。现在看来,婆婆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

不久,婆婆把姥姥婆的一件夏衣送给我,这是一件灰色的确良料子的大襟纽襻短衣,姥姥婆手工缝制的,上面一排排针迹清秀匀称。当时已经是90年代了,的确良这种料子早已淘汰,姥姥婆并不缺衣服,可她还是每年夏天穿上一次两次的,可见这是她的心爱之物。每当她穿这件衣服,我就大赞她高超的手工技艺,然后搂她的肩膀夸她漂亮。在我眼里,衣服和老人都是那么美,那么珍贵。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婆婆会把这件衣服单独留出来送给我。这是一件多么好的纪念性礼物啊,我一直收藏着。

姥姥婆去世多年以后,婆婆的身体突然发生了大的变故,走路开始不利索了。我看着她慢慢地移动身体以及苍白滞涩的表情,心里非常痛,但我并没有说出来,何必说出来呢?说出来又能怎样呢?现在想来,婆婆心里清楚楚楚,她依然都看在眼里。有一天在婆婆家,她

递给我一个信封,是几张老照片,有她年轻时候和朋友的合照,有与公公的结婚照,还有一张姥姥婆的照片。她微笑着用一种轻松的语言说:给你吧,你不是喜欢这些东西嘛。我抬起头看着婆婆,深深地点了点头,还是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在这里什么都不必说,我明白她知道我会好好保管。

婆婆卧床前的一年,有一天丈夫从婆婆家回来,给我一个面巾包着的小包——确切地说就是一个小纸团,我打开一看,是一对小巧的老式金耳环。丈夫说:妈让我带给你,说是姥姥的遗物。不用他说,我认得出来是姥姥婆一直戴在耳朵上的、亲肤的东西啊。

我很感激婆婆,我确定知道,我曾经有一位懂得我的婆婆。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安慰,一种极其开阔的安慰。现在,姥姥婆和婆婆都在天上,有时候我想,我身上的一份安定气质,直到今日,依然从婆婆和姥姥婆那里获得持续的濡养。

藏钱

□张子焕

己煮,可不能再这样花冤枉钱了。”

饭后回家,和母亲在客厅聊天,我用自己的手机和二哥通了个视频。当母亲看见二儿子和她面对面说话时,眼睛顿时一亮,啧啧称赞。父亲去世后,为了能随时联系上母亲,大哥给她买了一部老人机,但只限于接打电话。如今见母亲高兴,我趁势引导:

“如果您有一部智能手机,以后在老家随时就可以看见我们了,多好啊。”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过了一会儿,她怯怯地问:“这手机一定很贵吧?”

儿子见奶奶有买智能手机的想法,赶紧附和着说:“我同学的姑父就是卖手机的,叫我爸带你去买,肯定比别人便宜。”

听说可以便宜,母亲不再吱声。我怕母亲改变主意,连忙把她带到窗前,指着灯火璀璨、七彩斑斓的夜景说:“妈,您看看,夜幕下的哈尔滨美着呢,现在各大商场都特别热闹,不如我们出去逛逛,顺便再看看手机。”

就这样,母亲被我和儿子连哄带劝,终于来到了熙熙攘攘、流光溢彩的中央大街,一边欣赏沿途的欧式建筑和精彩的文艺表演,一边美美地品尝着马迭尔雪糕、俄罗斯烤肉、章鱼小丸子等,同时还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本以为衣食住行加之老人难免头疼脑热买些药物什么的,2000元刚刚够母亲开销,可不想她竟然还存下这么多钱。看着这厚厚一沓钱,再看看母亲一身过了时的衣服,我鼻子一酸,湿润了双眼。如今,母亲的腰背明显弯曲,两鬓染满了白发,岁月的沧桑一览无余。

回到家后,我把母亲的“巨款”告诉了妻子。当她听说婆婆至今还穿着几年前的衣服,袜底也打了补丁,便眨眨眼对我说:

“过两天我要出差,你给妈打个电话,就说家里没人做饭,请她来帮忙,不然她的宝贝孙子,就没有可口的饭菜吃了。”

我瞬间领会“领导”意图,赶紧拨通了母亲的电话。电话中,母亲一听儿媳要出差,孙子女放学回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急忙说一定尽快来省城哈尔滨。

第二天我刚下班到家,便闻听敲门声,推开房门,见母亲背着一个大袋子迈进门来。打开袋子,里面装满了辣椒、茄子、豆角等各种蔬菜,这一定是她起早从塑料大棚里摘下来,又几经倒车、步行,背到了我家。

我惊讶于母亲赶来得如此之快,埋怨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一声,让我到车站去接?可母亲没有理会我的问话,把头朝我儿子的房间探了探:“大孙子还没放学吧?我赶紧给你俩做饭。”

妻子出差,我一个人在家做饭根本没有问题,如今求母亲来哈尔滨,就是想让她住几天,一起消费消费,改善一下生活质量。这时儿子也回来了,看到奶奶非常高兴,嚷着要出去吃火锅。“火锅多贵呀,不如奶奶给你煮鸡蛋面吃,你看奶奶从老家带来的笨鸡蛋可好吃呢。”节俭惯了的母亲哄着孙子说。

“妈,我也想吃火锅了,小区门口就有一家火锅店,很方便的。”我接过儿子的话茬,趁拗不过我们,母亲只好答应。餐桌上,母亲不停地给我和儿子夹肉夹菜:“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一盘肉半斤不到吧?好几十块呀。下次想吃就买肉在家自己做,不,我不忍心破费……”

妻子出差回来,和母亲忙了一下午,我们四口人吃了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母亲提出要回乡下,任凭我们如何挽留,却执意要走。

来到车站,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一脸的慈祥。望着她苍老的面容,转身弯曲的背影,我的泪水扑簌簌地流下。回家后,母亲给我打来视频电话说,她此次到我家,随身带来了3000元钱,放在我的床垫下面。那一刻我哭出了声,因为我好不容易把母亲哄进城里,就是想带她一起消费、改善生活,尽我的一点孝心,想不到她还是把钱藏在床垫下,不忍儿子破费……



《塞北春情》工笔画 120×60cm 杜宝印

桃花

□蒋蓁

中华民族美丽、喜庆、长寿、幸福的吉祥象征。

桃花之美,自少不了历代诗人的溢美之词。苏轼以“傍沼人窥鉴,惊鱼水溅桥”喻桃花之美艳;汪藻以“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多情”写桃花的娇美;韩愈则以“百叶千桃晚更红”表晚年心境;就是那位严肃有余、专注“诗史”,说过“轻薄桃花逐水流”的杜甫老夫子,也情不自禁地赞誉“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而最爱桃花的人,大概非那位点秋香的唐伯虎莫属,俨然以“桃花庵主”自居,那篇著名的《桃花诗》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把自己喻作桃花庵里的桃花仙人,享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枝桃花月满天”的世外桃源生活。活脱脱一个放浪不羁、清高孤傲的江南才俊形象。

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使桃花的喻象上升到美的极境。《红楼梦》中,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更是以桃花喻人的典范。黛玉第一次葬花,葬的是什么花?桃花。一首《葬花词》写尽了林妹妹的生命运程、今生来世:“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看尽红颜去,花落人亡两不知”……这是一幅怜香惜玉亦自怜自惜的葬花画面:悲春的林黛玉“肩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于沁芳闸桥边的一个犄角处,精心拢起一座“花冢”,将在园内拾起的散落花瓣儿放进去,用眼泪浇筑,看似葬花,实为葬己,读来令人心碎。



《桃花盛开》纸本水彩 51×36cm 王焕堤